

呂氏春秋

九

13
3482
9



門 13
號 3482
卷 3

昭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寄
原安三郎贈

41-9228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開春論蓋不羨此平心以言其效者而

開春

一日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

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雄曰

日風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凰

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

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

以來附為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

也周無天子十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一年故曰。而天下皆來謂矣。請天子也。以此言物之

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

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

理愛之不助憎之不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

故曰豈為一人言哉。魏徙都大梁。在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

於牛日。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

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

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

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

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縱連橫。號為犀首。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

能諫之也。惠公。惠王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

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

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文王曰：諱先

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猶見

出。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

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

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

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

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

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

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牟，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孫。樂盈有罪于晉，晉誅牟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腹。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腹繫也。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不爭，不祥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之，故不救，不祥也。乃往。

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范文子之子。說叔嚮也。范宣子子也。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母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鮌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鮌之子也。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其兄也。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問也。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敬有德。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宓不齊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日。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振樹蟬飛不能得之。故曰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當今之時。光耳。故曰在於闇。

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猶於在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也。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

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

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克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量猶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

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之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號曰古公亶父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與狄人戰鬪皆勉殺人之子弟也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教邠人務安居為臣等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

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在右扶風美陽

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

以養害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

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

憂色。昭釐復謚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子華子曰。今使天

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

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

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臧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也。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得中山以封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汜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子門闕之下也。

天類其
壽一作
天類札
癘

利傷。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生雖知重生。當輕利。猶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神無所憎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不能自勝。而疆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其壽。故曰無壽類也。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神也。

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
 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受其饑也。女有當年而不績
 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
 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
 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
 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
 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
 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
 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墨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

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
 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
 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
 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
 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
 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
 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
 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
 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

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

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六日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

則溼為下溼猶遲久之也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

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千里故曰與駑駘同

也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

日篇終日而至則與無至一作同射三百步終矢為與無所至同也

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

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

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荆王死貴人皆來尸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

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

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亂而射王

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

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

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放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襄公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

有君。無知自立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

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僵猶偃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

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

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

捷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

之臣也。僵斃也。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

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

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刺伶悝者也。趙氏攻中山。

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

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

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

丘鳩力有餘也。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終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慎行論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

思也。有水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孰而行。如入深谿。不可使蒲而平也。雖悔行不純。孰。入刑。

辟無所及也。君子計行慮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

其利。乃不利。故曰乃不利也。有知不利之利者。

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

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

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及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奔。出也左尹郤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

子常曰郤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尾令尹子也宛字也又謂郤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郤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酌。酌報也詩云獻酌交及饗日帷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郤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郤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卒公子高之父也亡夫太子建。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三

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採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鬪。鬪也。鬪讀近。鴻緩氣言之。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

令盧滿發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孫。公孫蠆。樂堅之子。射也。蠆。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其。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誅慶封也。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為讓。責讓魯為。又去魯而如吳。王子之朱方。朱方。吳邑。以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封。慶封也。靈王朱王庶子。圍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傳曰義利之和也。故曰利之本也。中智之

所不及也。不能及也。知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

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

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以義動則無曠事

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

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

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

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堙塞也。鞅

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

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

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

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以不取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也。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有罪於魏。推此。

言之復歸魏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疵也。魏人。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特也。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人。抵主也。入猶納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補李欵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之也。公孫竭與陰

君之事而反告之。樛里相國。樛里疾也。以仕秦五大

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

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疑似

三曰使人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

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

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

而似通者也。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

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也。北言無別也。周宅

鄴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

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

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

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

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

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

寇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

故曰以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

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

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

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也。

昭大春秋 卷之二十一

曰也東徙於洛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
邑今河南縣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
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
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
周故地鄆鎬列為諸侯晉文公仇穆侯之
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依焉此之謂也梁北
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
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曰吾
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
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
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夫奇鬼也我
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

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
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
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
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
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
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
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
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

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之賁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賤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求人不

五日。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官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

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

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

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

之野。搏木。大水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攢樹之所。日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

摺天之山。山高至天也。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

其人黑齒。因曰南至交阯。孫樸續構之國。丹粟

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

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羽。裸民不衣衣裳也。

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

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共肱一

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

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犬

戎之國。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積石之山。不有懈

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禺疆天神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

休息也。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步不相

過。罷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得陶

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

石。金鐘鼎也。豐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

由。英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

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

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

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也。自為為已也。與耶也。

也。偃息也。啁音超。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

君乎？也。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

潁水之陽，耕而食之。箕山在潁川陽城也。終身無經

天下之色。經廣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

不以物故。戚愛習故。戚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

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

邪謀也。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

度、孔伯產而衆口止。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度

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皋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

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也。子產為之

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

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

事秦荆故日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較攻鄭。孔子曰：詩云：無

兢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兢惟人，四方

其訓之無兢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

白。

黑。

白。

黑。

白。故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獾假獾獸名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

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

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

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王。察其賢明審也。吳王

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

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大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

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圖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

伯於高梁之東。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

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

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

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

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為律陰為呂合十

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重黎

又欲益求人。益求如夔者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

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

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

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

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

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

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終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貴直論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已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也。言則已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登。青黃不可得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名也。齊士也。宣王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也。意

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
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
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
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
王胡為不能用。意之好直也。王乃舍之。舍不能誅也。能意者。使謹乎。
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
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
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庭。狐援齊臣也。潛王齊
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其社蓋於周之屏。屏。屏也。言
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

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為戒也。其于戚之育。在人之遊。于楯戚斧
舞者所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育。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
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
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也。陳列也。無
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太公。蓋
之屏。無使齊音。克人之游。齊王不受。孤援。潛王不受
孤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出也。衣絺
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
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
斮。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闕。不欲殺之。而欲

去之。孤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曰：哭

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為

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

鮒，小魚而鮒居人國，喻為人害。使人之朝為草

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

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斷之東閭，每斷者以吾參夫

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斷，狐援者比干子胥。孤

援非樂斷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

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

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

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觸子

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

代觸子將，又為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附郭近

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

不趣。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

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

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

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

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

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也。秦人襲我

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隕於韓為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

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

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

避子帶之亂。出居於鄭文公。成尊名於天下。尊

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霸諸侯。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

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

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後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

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

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

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怒則說者

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

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

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

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

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

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

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

母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母忘之者欲令其在使管仲母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糾之難出犇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母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于齊郭門之外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為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媼。文王荆武王之子媼弋射短矢以畋於雲夢。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潘。期年不聽朝。潘惑也葆申曰先

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媼。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潘。期年不聽朝。葆太葆也。名王之罪當答。王曰不穀免衣緇綵而齒於諸侯。緇樓格繩綵小兒補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致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

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燿。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

許言已死。不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

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

不知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

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宗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

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狷。獸三歲雖勝之其後患未央。曰狷也。虎之患未能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

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

兩手舉衣而行蹶蹶也。傳曰。曾人之高。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曰。嗟乎。吳朝

必生荆棘矣。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

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

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之。鳩夷投之江。故曰流。抉其目。著

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

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

為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

子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面死。冒。覆面也。慙。見於子胥也。夫

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道同。同於不仁。且不知

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

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

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為樂。故謂之樂不適也。雕柱而桔

諸侯不適也。雕畫高柱。施桔棒於其端。舉刑鬼

侯之女。而取其環。殺鬼侯之女。以為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截涉者

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異不也。殺梅伯

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

之蓄。故殺梅伯以為醢。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故曰告諸

侯。作為琤室。築為頃宮。琤室。以琤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作宮牆滿

頃田中言博大也。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視其胞裏。殺比干

而視其心。不適也。視其心。欲知其何。孔子聞之

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夏商之所以亡也。紂

竅通則比于不見殺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

為樂也。使宰人膳熊頤。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

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盾趙襄子之沮麇見之。不忍賊。賊殺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王也。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也。乃觸庭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湣王宣謂公玉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玉丹湣王臣也玉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也去國居衛。容貌克滿。顏色發揚。光明也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

益三副矣。副或作倍。湣王而誣無憂恥辱。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宋王

築為藥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胃。從下血墜

流地。宋王康王藥當作轍。帝當作臺。藥與轍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藥。帝耳。言康王

築為臺。革囊之大者為鴟夷。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胃。自下射之。血流墮地。謂之中天

神下其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

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

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

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壅塞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

無道聞。謂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于人也。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

則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

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

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扞引也。秦

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

擒。則不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作

既擒。則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

齊湣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侯齊寇之所至。侯視也。使者

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

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疆。齊兵之弱。惡能

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又使人往視齊

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

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

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兄視齊寇。

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

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

死。以齊寇至之情實。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告宋王。必誅死也。至之情

報而設備。齊寇至。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

殺人。是又恐死。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亾者亾。於是報於王曰。殊

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

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

經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于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叔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

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亡故曰：不聞存君也。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

寡不勝衆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

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

其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

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樂盈以兵盡入

于絳也。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慮福

未及慮禍之所以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

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

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

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

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

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秦求入為晉君也。

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

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

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

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

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高粱晉地。

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

救災患。禁淫厲。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於城濮。荆人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子鄭文公納之。釋宋。出穀。成。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成而去之也。外內皆服。外諸卿大夫皆服。侯內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為秦所執。囚之靈臺也。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難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

人禍希不及身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三

